## 在家的方向等着你

□ 合肥 范家生

回老家。下楼,出门,打车。到明光路车站,打开车门 大吃一惊:天啦,怎么这么多人! 买票的队伍已经从大厅 排到明光路上了!原本以为,今天是国庆,而且是七十年 大庆,学校应该早就放假了,没曾想,学校昨天才放假。此 时,学生们还在源源不断地涌向长途汽车站。"儿子,我们 今天不回去了。中午爸爸带你到万达看电影、吃牛排,晚 上到天鹅湖看灯,明天早点起床早点走,怎样?"如果在平 时,小子肯定欢呼雀跃,说不定还会跑上来搂着脖子亲上 我一口,然而此时,却没想到,儿子说了句令我一生难以忘 记的话:"不,奶奶做好饭在家等着我们呢!"

一周前,母亲就打电话问,国庆回不回去?回!十个 月前,母亲打电话,春节回不回来?回!十年前,母亲打电 话,"儿子,中秋节回不回?""忙,不回!"二十七年前,母亲 写信,"儿子,春节能不能回来?""妈,部队越是过节越忙, 请不到假,不回!"母亲在,家就在! 于是,父子一道,继续 打出租车,197公里,2小时46分,午饭前到家,一桌丰盛 的鸡、鱼、鸭、肉,带着母亲的味道在桌上等着我们。看到 儿子兴奋地喊着"奶奶、奶奶……"扑进早已等候在路边的 母亲的怀抱,眼睛不禁湿润!

"老爸,这是大米吗?"儿子指着地里还没有收割的 稻谷问。"是,也不是。是,大米确实是稻谷生产出来 的;不是,因为这不能直接吃!"于是,把稻谷如何长成 的、如何脱粒成大米的来龙去脉简要地说了一遍。儿子 好奇地蹲在田埂边抚摸着低垂的稻谷,并且摘下两粒, 用指甲剥开,放在嘴里,用力地咀嚼。"真的,还真是大 米!"此时,秋天的田野宛如勤劳的父母,经过春天的孕 育、夏季的成长,为大地奉献出累累果实,滋养着万物 生灵。有的依然翠绿,有的已经微黄;有的已经收割, 有的依然生长。就连那高高的随风舞动的毛草,也在深 情地展示着她那妩媚的身姿,好像在暗示她即将收藏丰 满的能量,等待来年春天里再次美丽绽放。当然,她可 能也在想,如果能够发点光和热,即使化为灰烬,为大 地母亲贡献绵薄之力,也在所不惜。我这样想,她或许 也这样想。毕竟,大地就是她的家,就是她的未来。此 时,正静静地、深情地,等着她。池塘边的草埂上,一头水 牛在晚霞里显得自在悠闲,时而低头啃食着青草,时而抬 头眺望一下远方,它既不愿意放弃美味的诱惑,也不愿错 过主人到来而长时间在野外停留被蚊虫叮咬。另一头水 牛,则早已躲到水里,不时地把头潜到水里,或者猛烈地摇 一摇,以驱赶秋日蚊虫最后的疯狂。当它看到我们父子 时,猛地瞪大眼睛,竖起耳朵,急促地喘着粗气,身子从水 中抬起,前蹄微弓,好像随时要从水里跃起。

此时,我才知道,它已经不认识我了。此时,我忽然明 白,我离家也许太久了。

午休醒来,看到儿子的班级群里老师布置的任务:发 张学生观看阅兵式的照片;写一篇观后感。这让我想起 35年前的十月一日。

那年国庆,生产队里的余老师结婚,他也是我们队 里第一个跳出农门——端上铁饭碗的师专生,毕业后回 来在大队小学教书,正好公社中心小学校长的女儿在这 代课,于是相识相恋继而成家。结婚时,他们买回了生 产队里第一台14英吋彩色电视机,因为当时没有通电, 每个星期六或星期天,余老师或他爱人就要带着蓄电电 瓶到公路边搭乘小中巴到来安县城充一次电。那天,电 视里正好现场直播阅兵仪式,看到军人英姿飒爽的模 样,回家后就跟母亲讲,如果以后我考不上大学就去当 兵! 1992年12月10日,我走进军营,成为一名陆军防空 兵。也正因为如此,我的人生,在这里转了个弯。2006 年转业回合肥,又成为劳动保障战线上一名新兵。"当兵 后悔三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生命里有了当兵的历史, 辈子也不后悔。因为,那些紧张团结严肃活泼的训练

> 场景,那些值得永远怀想的生活瞬间,那些天南 地北亲如兄弟的战友,始终教育并激励着我,人 生路上,永葆军人本色。

## 桐城的瓦尔登湖

□ 桐城 汪谢玲

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 鸣桑树颠。一片富有烟火气的田园静谧是身处 都市人的向往。生活在此处,是柴米油盐,是朝 九晚五,是琐琐碎碎。所以,人需要一个心灵的 瓦尔登湖,能够暂时出离,看看山那边的夹岸丽 花,溪水潺潺,还有房前屋后的袅袅炊烟。周 末,我们走进桐城的"瓦尔登湖"——嬉子湖。 同行的不仅有我这样的文学爱好者,还有诸多 慕名而来的外地文化名人。

嬉子湖位于文都桐城首屈一指的水上重镇 嬉子湖镇。三水汇集、历史悠久、虾鲜鱼肥, 是实至名归的"鱼米之乡"。清代著名诗人姚兴 泉游历嬉子湖有感而发"桐城好,最好嬉子湖,贾 船帆挂千秋月,渔艇灯明两岸芦,一望水平浦", 盛赞嬉子湖的美不胜收及丰饶的水陆物产。-路上,明媚妖娆的阳光从车窗好奇地向内张望, 热情地把初冬的温暖披在我们身上。车内笑语 盈盈,相谈甚欢,天蓝得发脆,树叶轻摇,偶尔有 几只不惧冷的鸟儿滑旋而过,鸣声悠然绵长。

蜿蜿蜒蜒,不多会儿,我们便来到了嬉子 湖生态旅游区。一下车,桐城籍明代大师-方以智的雕像便撞入眼帘。双手托书,两眼微 微向上望去,像是思考,又像是领悟了什么。怪 不得来嬉子湖游玩的游客都要买点水产回去, 不仅仅是这里天然优良水质育得鱼肥蟹壮,还 有润物细无声的文化气息,氤氲着这里的每一 寸土地和每一个生物。向湖边踱去,"野渡无人 舟自横",远远望去,湖面上依偎着几只小船,像 是这偌大湖面的眼,注视着来来往往的游客和 这里的一草一木。因为是上午,湖面上的雾气 还未散,陈台建议我们,先逛逛湖堤,等到吃过 中饭后,雾气散去,我们坐大船到湖心岛去。

漫步在一排排细柳相伴的湖堤上,一览无 余的湖光山色尽收眼底。湖面烟波浩渺、云海 层障,瘦竹孤山在初冬似散未散的薄雾中别有 一番"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朦胧之美。嬉子湖目 前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占地面积71平方公 里。初冬的凉风吹落一地黄叶,绿水微澜、山岚 隐现、柔柳拂动、亭台错落,一步一景,步步景。 靠在堤边的吊椅上,闭上眼,生活里的纷扰如一 帧帧画面在脑海里一一展现。凝视、思考,观察 它的纹理,解读它的讯息,将感知到的一切重新 整合,形成领悟,这是自我探索、挖掘和重塑。 最是那一瞬间的触动,掀起内心的一角,辟出思 考的新维度。

游走在账单、工作和繁琐的日常之间,我们 需要这样的一个时刻来与自己对话,获得像学生 时代逃课那样的快感。嬉子湖就是这样一个身 边的"瓦尔登湖",悠久的地域文化沉淀,优良生 态与山水景观融为一体,天然和谐。那风、那水、 那山、那渔舟、那枯黄野草,天然安逸,纷纷扰扰 的世界瞬间静下来,抖落心灵的尘土,专心与自 己相处,在彼处找到此处的我。

这是我们身外的瓦尔登湖,实际上,只要 你愿意,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心中的瓦尔登 湖。在这里,我们学会了快速抽离,心中度假, 这是成年人的自我体贴,也是给内心注氧的自 我呵护,战胜庸常,感觉生活可控,日子微甜。 每个成年人都有自己的办法熨平生活里的那些 细碎烦琐,将美好提取出来,细细品咂出幸福的 味道。

午饭后,我们乘车离去。阳光晃着狐狸 眼,斑驳的树影如从前,一树柳叶黄,满鼻桂花 香。我们缓缓归矣。

□ 肥西 王琼

晨读、午读、晚读……走过派河边,总要凝 眸细读,直到把这条古老的河读进血脉里,让身 体内布满它柔软而有力的水声。这穿城而过的 母亲河,有银子一般的光泽,书页一样的涟漪。 在它淡烟氤氲的水色里,有无边无涯的时光,古 朴的爱和原初的生动。它的每滴水里,都留存 着岁月的耳语;收藏着沧桑的画面;回荡着前行 的骊歌。朝日、夕阳、月亮、星辰、楼群、花草、树 木、车、人……河水以清澈之心捧出倒影,又一 一收进粼粼水波里。微微荡漾的水声洗去市声 的喧嚣,洗亮了小城的绿肺,孕育出小城男人的 豪放、女人的婉约。

"四水环绕绿色项链,城市景观生态走廊", 古派河助力打造绿色园林城市,丽景湖、派河、 潭冲河、人民西路、王老堰、古埂等公园陆续建 成,"生态城市、绿色肥西"款款步入人们的视 野。它让每一棵花草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在每 一片树叶上画出一幅漂亮的水系图。派河的岸 边,鸟鸣清脆婉转,青草和野花满地;春夏秋冬 一路吟唱,辛夷花、紫叶李、樱花、海棠、碧桃、石 榴、美人蕉、紫薇、桂花、栾树花、山茶花、梅花次 第开放、姹紫嫣红;香樟树吐放着香气;大柳树 临水照影;来自南方的果树柚子、杨梅等开馥郁 的花、结酸甜的果……常常边走边拍,画面里朝 阳和夕阳挂在树梢、隐在树间,放出绚丽的光 芒,美景满眼、花香满屏,与古派河相映相衬。 眼中的风景如一部四季缓缓更迭的影片,让人

夜色降临,小城灯火和桥上的彩灯,纷纷把 光投射河中。河边唱戏K歌、拉琴跳舞又是一番 热闹景象。一河灯火、两岸歌声,让小镇的夜晚 鲜活灵动、溢彩流光。派河见证着时代的变迁。 放眼四望,原先破旧的厂房、冒黑烟的水泥厂、低 矮简陋的民居和狭窄的老桥都早已不见。横跨 派河的三座气势雄伟、各具特色的桥,也已纳入 引江济淮的改造工程。站在派河的便桥上,望向 已被拆去雕花石栏和彩灯的巢湖路桥,那儿曾经 的霓虹闪烁、车潮人流已成渐行渐远的记忆,河岸 边满园的花事也被切断,河被闸门降低了水位。

河边沉寂了。它仿佛在一场清浅的睡眠 中,呢喃的呓语落在水边,长出低眉的莲子草和 苍苍的芦苇,一些自在飘泊的水葫芦随风来去, 开着梦一般蓝色的小花,如一片片绿色的小 岛。它们从哪来?每每驻足,我想向派河发 问。身体细挑、流线柔美的白鹭立在水草间,气 定神闲,带着古老的站姿和珍重。河边垂钓的 人多了起来,一根根长钓竿伸过水草,等着鱼儿 咬钩。而我知道,有些鱼儿,已游回五千年前的 陶罐里,以活泼的姿势环绕成生生不息的另一 条河。"桥是河流与道路的爱情",艾青的诗句。 派河将成为引江济淮大运河的一部分,一座双 向四车道的大桥将在派河上展姿飞虹,河滨公 园也会有新的花团锦簇、绿树成行。那么,这一 场爱情将如何盛大?

所有的水都会重逢,我听 到血管里的另一重水声。

